



青春組 小品文·第三名

跑離傷土

◎ 許禾榆

我將身體的重心傾向前，右腳的小腿肌緊縮，用力跨出一步，接著左腳。移動速度隨著每一次蹬地迅速提升，而我感覺有什麼東西消逝遠去，像是產業道路旁逐漸逼近的雜草叢，像是腳底娑娑揚起的沙土，像是拂過胸膛的風，與我想跑離的那塊土地。

我沿著產業道路跑下山，從山腰間俯望山谷，季夏月末，一片片甫收穫的梯田，水面倒映山谷的樹林與天空，還有一排一排的殘餘稻稈挺在水中。到達坡底，我跑上河水旁的水泥堤岸，看見從不遠處上方攔砂壩，一面齊平的水瀑落下，在下方的河面上撞擊出許多泡沫，岸旁瀰漫著一股酸臭，令人窒息，我想吸更大口氣，卻因此感到噁鼻。仔細一瞧，我才發現順著河水流下的泡沫，染上黃褐、墨綠、紅褐的顏色，下游的河水速度減緩，泡沫因此停泊在岸旁的石頭，緩慢的，像是某種黏稠劑，破滅。棲息於對

岸樹林的鷺鷥，羽翼蓬鬆紊亂，而淺灘的芒草、莎草，直挺出水面，卻顯得斑駁了無生氣——河流，逐漸死亡。

我繼續順著河道跑，我想我跑的不夠遠，因為我還看得見那塊土地。拉抬腳跟向後到臀部，重心又更向前傾斜，速度更快了，背部汗水流下，手臂皮膚紅熱的血管浮脹著，而我不斷的喘著氣，用力的眨眼再撐開眼睛，彷彿認為可以藉此暫時忘記眼前的世界，忘記從腳底直上的酸疼。忽然，我看見前方的草叢裡，模糊地，有隻從沒在附近看過的鳥類，黑色覆滿它的長嘴到長頸子，純白色的雙翅，我直覺想起曾在圖鑑上看過的埃及聖鸚，是被埃及人聖讚的鳥，為埃及帶走苦難。當我靠近，牠在草叢後揮動雙翅，輕盈的飛上天空，飛越我的頭頂，往上游的方向過去。我以為，有種信仰也跟著牠無聲地飛走。

當我反應過來時，見牠滑翔離我數十公尺遠，我被牠寬長的雙翅吸引，因此，我回頭奔跑，用盡全力快速衝刺，雙腳踏過地面發出嘩嘩聲，像貓一般輕巧的前足著地。牠飛過了攔砂壩的瀑布，我已無法再加快速度，因為快速奔跑而疼痛的大腿，與大口喘氣再次吸入那酸臭空氣，都無奈的驅使我停下腳步。

我彎下腰，雙手挺直撐著膝蓋，費力的喘著氣，直到我對氣味已經逐漸麻痺，呼吸才重新平穩。我在水泥堤防邊找塊平坦坐下，恍神地看著河裡的各種植物，我想我終於了解某些事情。關於故鄉，從我試著認識它，就有許多瘡疤，曾以為自己能找到流奶與蜜的新地，才領悟，我只是忘記我還站在土地上。因為打從人們出生就無法真正離開故鄉，成長記憶就像植物的根，自種子萌芽後，就牢固地用根抓住它落下的地方，即使河水沒為土地帶來肥沃，植物也會用較好方式活著，直到死亡。



〈跑離傷土〉得獎感言

人養地，地養人。離家到中部求學，系主任第一句話是這麼說的，彷彿牽起了某個使命，即使這麼說對毫無力量的我來說甚為自大，但那就像作物抽起芽一般，這一刻使人與土地成為共生關係。我想像，或許文字也能夠像是作物，使人赤足踩進泥土時，感覺那一份柔軟、一份飽滿，還有午後太陽曬過的溫暖。



許禾榆

桃園人。現讀中興大學農藝系。